

名家散文

散文就是同亲人谈心

Mingjia Sanwen
Zixuanji

自选集

远影

汪浙成 / 著

华语文学
100年
全景
回望与梳理

收录 汪浙成散文

浪迹塞外：《火凤凰》《点燃在草原上的一炷心香》

故乡山水：《钱塘江的根》《古国秋容》《生命之源》

他乡萍踪：《天下第一玉佛观瞻记》《西部茶海》等重要篇章。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远 影

汪浙成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影 / 汪浙成著.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10

(名家散文自选集)

ISBN 978-7-5139-1727-8

I . ①远… II . ①汪…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9216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7

远影

YUANYING

出 版 人	许久文
总 策 划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刘树民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7747 59419778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0 号望海楼 E 座 7 层
邮 编	100142
印 刷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24 印张
字 数	21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1727-8
定 价	39.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远 影

目录

第1辑·浪迹塞外

兔 祭 / 2

苍 狼 / 10

蒙古长调：草原天籁 / 18

火凤凰 / 26

点燃在草原上的一炷心香 / 31

夜宿牧民诗人布和巴雅尔家 / 46

那达慕：草原的盛会 / 61

永远的笑容 / 103

第2辑·故乡山水

浙江：《徐霞客游记》开篇地 / 116

钱塘江的根 / 119

衢江诗魂 / 126

血染的丰碑 / 132

古国秋容 / 138

永不沉落的海公祠 / 145

全国“一线天”之最 / 151

南有卢宅 / 157

涛声也不依旧 / 162

长兴“金钉子” / 167

魅力雁荡 / 172

新安江上 / 176

石梁飞瀑 / 181

神仙居住的地方 / 187

爱的福地 / 191

残山剩水也关情 / 197

江南八达岭的摇篮 / 202

慈溪的故事 / 208

生命之源 / 212

全国首座中山纪念堂 / 218

春到武岭 / 223

东江水悠悠 / 227

第3辑·他乡萍踪

天下第一大玉佛观瞻记 / 234

秋雨滇西 / 240

槟榔青青 / 244

西伯利亚红栎 / 249

茅台：一方水土养一方酒 / 256

走近中国苹果第一镇 / 261

西部茶海 / 267

心中的香格里拉 / 273

第4辑·雪泥鸿爪

永远是参天的文学大树 / 280

寻觅新诗泰斗的足迹 / 287

迟到的怀念 / 292

暮色中的图书馆 / 298

祖 父 / 303

母亲的特权 / 316

温泉的怀念 / 321

“秃头丈夫” / 328

我的体育老师 / 332

爱得其所 / 339

“老人专座”的联想 / 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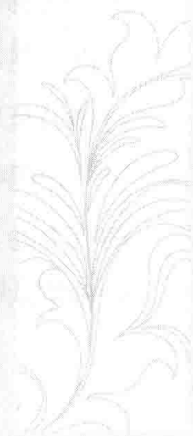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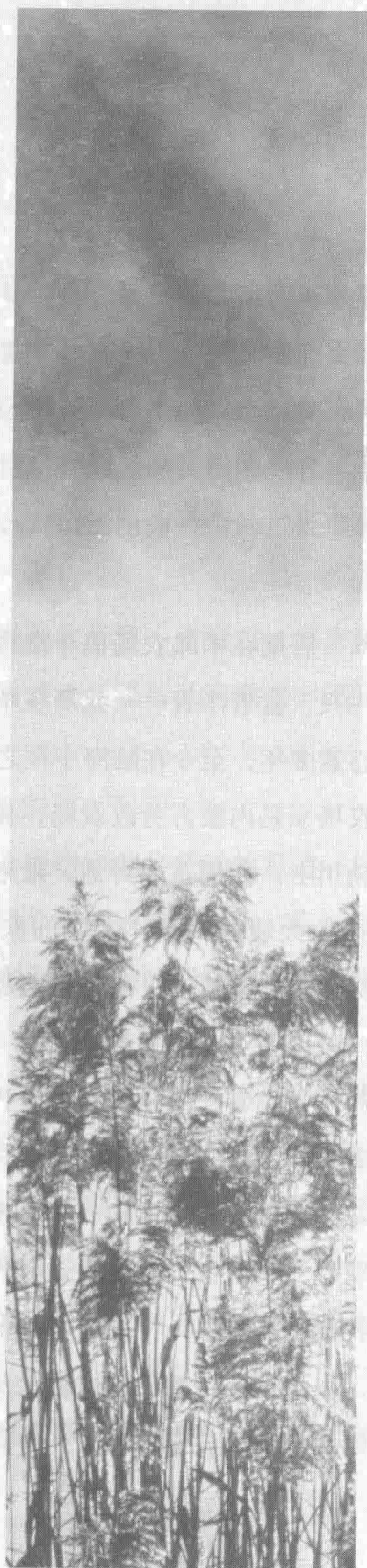
阿 旺 / 347

范蠡救子留下的思考 / 355

为什么贾似道是南宋一号权奸？ / 363

代后记：远行与还乡 / 372

第1辑·浪迹塞外



兔 祭

“文革”后期在中滩农场搞斗批改时，曾参与过一次兔肉宴。兔仅一只，食者半百——我所在单位全体。其景其情，其状其味，心萦多年，至今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中滩农场原是内蒙古劳改农场，孤零零坐落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古敕勒川上。四周荒滩野地，最近的村子离农场也在十里之外。森严的大墙墙头上，带刺的铁丝网在风雨中已锈迹斑斑，四角岗楼也人去楼空。由于林彪那个一号文件，劳改犯们迁徙到雁门关内去了。农场兵营式的一排排空房子，大部分被生产建设兵团占用着，剩余的则住着我们自治区这些与所谓文艺黑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新居民虽不是劳改犯，有行动自由，但却同样是有罪愆的人——思想言论上犯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乃至罪孽——需在广阔天地“服刑”改造。

记得我们是在前年一个风雪凄迷的寒夜里，自己扛着硕大的行李卷，在满是坑洼的乡村大道上步履蹒跚地摸进来的，然后按军队建制，分班、排编入住在一间间带有土炕的小房，与

兵团战士在一口锅里搅马勺。物质生活的清苦不难想见，主要还是在精神上。两年过去了，按上级布置，我们虔诚地完成了运动的所有阶段：斗的已经斗倒，批的早已批臭，哭已哭过，笑也笑过。下一步何去何从，连领导我们的那几位军人都语焉不详。大家深深意识到，自己已沦为社会的“处理品”，在这里等待着最后的发落。

一天清晨，出操时发现院子里一片莹白。原来夜里下了场大雪。连长宣布改为自由活动。正待队列散去，不知谁惊讶地叫起来：

“大伙看，这是什么脚印？”

洁白的雪地上，清晰地烙印着一行动物足迹：三朵梅花大小的爪印，并排着从大门外怯怯地蜿蜒过来，穿过院子，进了伙房，然后沿着原路又出去了。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这三只脚是个什么怪物？

经过一阵仔细辨认，发现中间稍大一点的，原来是两个脚印合并而成。从大小和间距推断，似乎是猫。但猫的步态不可能前后足落在同一条线上，何况猫很注意保护自己脚爪的锋利，通常总是缩在里面行走。

正争论际，还是一位来自基层的蒙古族青年诗人为大家破解了谜团。

“说你们这些人脱离实际还不服气，连兔子蹦跳的脚印都

认不出来了！”他大声嚷道：“快跟我撵去吧，中午咱们有兔肉吃啦！”

全排的人呼啦一声——不分男女，不论老幼，也不顾身强体弱——都跟着青年诗人朝外拥去。打我进单位以来，还从没见过大家这么心齐过，以至出大门时，那你推我搡的急切情状，活像越狱暴动的囚犯在夺门而出！

雪霁的原野上，迎面一轮纤尘不染的红日，正从千里冰封气象苍茫的黄河对岸冉冉升起来。洁白晶莹的辽阔雪原上，感染着阳光的照耀，每片雪花都迸射出璀璨的光芒。

面对这大自然的绚丽和辉煌，大家情不自禁嗷嗷地叫起来。有人还在没踝深的雪地上撒野狂奔，有的如同出笼的鸟儿雀跃欢呼，还有的竟相互玩上了雪仗。大家忽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起来，感到自己年轻了！

青年诗人俨然以这支撵兔大军的指挥者自居，对跟在身后的我不停地下指示：

“向后传话，注意保护兔子脚印！”

茫茫雪原，四野万籁俱寂，天地间只活跃着我们这群撵兔的人。撵兔人中有蜚声国内文坛的作家，有刚从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庄严的讲坛上发表完讲演回国就进了“牛棚”的诗人，有艺满京华的丹青巨擘，还有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一举夺魁的才华横溢的民族歌手。过去，只有神圣的艺术灵感，才会让这

些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激动。如今，一行细小的兔子足印，便惹得他们一个个像疯子似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兴奋不已！

大家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地奔跑了三里许，那足印进了一片林子，然后又沿着林边干涸的渠道上了公路。过桥时，一直跑在前头的诗人突然朝前一指：

“瞧见兔子了，快追呀！”

从桥上望去，前方不远的雪地上，果然有个小黑点在向前滚动着。大家精神一振，呼啦啦冲下桥去。那小黑点发觉大队人马追杀过来，加快速度，不一会便从众人视线里消失了。

有人开始有点泄气。臃肿的冬装，没踝深的积雪，使我们一个个都大汗淋漓，终于有人体力不支，陆陆续续退了下去。

诗人见自己队伍不断减员，大声背诵“宜将剩勇追穷寇”来鼓舞士气，一边气喘咻咻向大家解释：

“兔子长力不如人，超不过20里地。只要足印不丢，肯定逮住它了！”

我尽管跟着他继续“追穷寇”，可心里嘀咕上了：就算兔子只能跑20里，可我们还得回农场。这一出一回，就是两个20里，体力哪里吃得消呀？

撵兔的人迅速减少下去，只剩下稀稀拉拉七八个人。我也感到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两条腿机械地来回摆动，抬起来，踩下去，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恍惚间，蓦地发觉自己又

绕回来了。定睛审视，分明码着兔子足印在跑，未曾有丝毫偏离。这么说，是兔子绕回来了！原来动物和人一样，有其固定的活动地盘——生活圈！

这多少使大家感到有点释然。更为可喜的是，诗人又有了重大发现，指着地上足印向大家解释：刚开始时兔子体力充沛，每次纵跳不但间距大，两只后足落在前足之前。这会儿情况不同了，间距越来越短，后足已无力超越前足，这说明：兔子体能已消耗殆尽！

果不其然，当我们拼着最后一点力气爬上前面大渠，发现那猎物竟悄悄地躲在渠下歇息喘气，距离之近使我看清了它背部灰褐色的毛色。小灰兔一发现我们，慌忙逃开去，但蹦跳的动作明显已十分吃力了。

“弟兄们，加油呀，兔子不行啦！”

悲惨的是撵兔的弟兄们比兔子还要不行。当诗人带头冲下大渠时，其他的人仍在原地一人抱着一棵柳树哇哇呕吐。我虽跟着冲了下来，但双腿软得像面条，随时都会摔倒似的。

然而我们和猎物之间距离毕竟在慢慢缩短：20米，15米，10米。小灰兔大概意识到末日来临，慌得竟想不到逃开去，在大渠下面的开阔地上跟我们兜起圈子来，开始了一场奇特的人和兔的赛跑：小兔在前面逃窜，我们在后头追赶。到后来实在累得追不动了，只好撵一阵，停下来歇息。小灰兔也到了山穷

水尽，见我们停下，它也停下，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喘气。就这样。撵一程，歇一程，双方始终保持在两步光景。留在大渠上的人惟恐我们垮下来功亏一篑，一直在不歇气地狂吼疯喊，为诗人和我鼓劲加油。

最后一幕的情景至今想起仍怦然心动。可怜的小灰兔终于体能耗尽，一屁股瘫坐在雪地上，像俘虏似的对我们举起两只短短的有点滑稽相的前腿。圆而大的红眼睛里，流露着一个生命死到临头时那种令人颤栗的求生目光。

诗人犹豫了。由于气急和劳累，两只白毛茸茸的（由于须眉鬓发结满冰霜）眼睛，充满血丝，红得像兔眼。四只红眼睛就这样充满潜台词地无言地对视了一阵，诗人突然发一声喊，接着一个漂亮的饿虎扑食，把猎物一下子按在雪地上。

渠上腾起一片乌拉声，人们兴奋得有如盟军攻克柏林，欢呼着连滚带爬地冲下渠来，把诗人四脚四手地抬起来，高高地抛向空中。

然而不知怎的，这位意气风发的凯旋英雄，中午在过节般热闹的兔肉宴上，竟郁郁寡欢，像是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上午大家兴高采烈回营后，对如何结果这小灰兔生命，一下子提出18种死法。有人主张用刀杀死，有的建议用棒打死，有的提出用绳勒死，有的说沉入水中溺死。各种主张，言之凿凿，都摆出一大堆理由，似乎都是最佳的死法。正在相持不下时，

食堂炊事班长风风火火跑来说，锅里的水都开老半天了，还讨论到什么时候？说着夺过兔子，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得一声摄人心魄的惨叫。我不禁悚然一惊，没想到兔子的惨叫竟与孩子的啼哭一模一样。那声音在屋里久久回荡，有绕梁三日的效果，几乎所有人刹那间都惊呆了，诗人惊得都有点木然，过了好久才恢复常态。

为了这顿难得的兔肉宴，全排50人打破平时按班打饭的规定，大家欢天喜地地围着一桶热气腾腾的胡萝卜炖兔肉，坐了一圈。值日排长亲自掌勺，从满桶胡萝卜块里，煞费苦心地挑筛出50块骰子般大小的兔肉，在每人碗里分了一块。为犒赏诗人的劳苦功高，经全体一致同意，又额外奖赏一块精华——一小块兔腿肉。

由于长期没吃荤腥，大家一边低头狂吞，一边兴致勃勃追忆着早晨撵兔情景，称今天的经历是史无前例的。从打娘胎下来，从没在雪地上跑过这么长路；又说凭着人的两条腿，把野兔撵得累趴下，要不是亲眼目睹，准保认为是神话；还不无惋惜指出：小灰兔这回吃亏就吃亏在轻敌上，不过也难怪，兔的前辈只教导它要警惕狗，狗能撵兔。没想经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两条腿的人也能撵上兔子了！

大家嘻嘻哈哈，难得有这样欢乐的气氛，风卷残叶般吃完这碗名不副实的兔肉，还把各自碗底舔了个一干二净。当大家

恋恋不舍放下碗时，发现诗人面前的碗里，留着两块香喷喷的诱人兔肉！问为什么。他摇摇头，苦涩一笑。那天晚上，有人发现，他一夜未眠，在雪地上蹀躞到天明。

后来，我离开内蒙古回浙江老家工作了。前不久听说他有诗集获奖，书名《兔祭》，也不知此兔是否就是彼兔？

2001年11月25日 星期五 改定

（载《解放日报》2002年12月19日）

苍 狼

狐死必首丘，是《楚辞》里的一句诗。上学时听游国恩教授在课堂上讲，狐狸将死时，必定头冲山岗倒下，以示对生养自己故土的至死不忘。听后对动物的这种义行和天性一直萦绕于心。后来去内蒙古工作，草原上常有狐狸出没，却始终无缘目睹，也不止一次请教过有狩猎经验的牧民，都笑着摇摇头，许是南国的狐狸与北方有所不同？不过由此倒引出一则同样有震撼力的有关苍狼的故事。

那是“文革”前的一个冬日，我去乌拉特草原采访民兵演习。回来时和基干民兵队长巴斯尔同行，傍晚时分，天上纷纷扬扬飘起雪来，便留宿在他家里。

巴尔斯独自一人住在准备结婚用的新蒙古包里。那时不像现在要保护野生动物，为减少狼害，有时当地政府还组织民兵打狼。巴斯尔就是个打狼能手，没想家里却养着头小狼，一条后腿用铁链拴住，固定在蒙古包前的拴马桩上。小狼看去与狗没什么两样，只是吻比狗要尖而长，两只竹削似的耳朵，尖

尖的笃立在头上，显得比狗更机警。背部的毛色黄得像冬日枯草，大概便于匍匐在草原上偷袭猎物。等到草绿花开的夏天来临，毛色随季节转换而变深，呈灰中带青。苍狼的名字大概也由此而来。

不过，小苍狼现在可丝毫看不出凶残的狼性来。当我们从旁边走过，它胆小得甚至不敢抬头正面看我们，只是低着脑袋，也斜着瞥了一眼，显得胆怯而温顺，甚至还有点羞涩。

晚饭后，我们盘腿坐在“图鲁嘎”（蒙古包里用的火炉子）边闲聊，巴斯尔讲起小苍狼的来历。那是刚接完春羔时候，那天早晨，他刚把羊群在冬营盘上撒开，听见远处一声呼喊，只见山岗上几个骑手策马飞奔在追赶什么。等他认出那是只狼时，便提着套马杆迎了上去。

那狼大概急于甩掉身后追兵却忘了留意前头。等发现巴斯尔迎面阻截过来，慌不择路地朝旁边草场遁去。巴斯尔在马上欠了欠身子，枣红马像离弦的箭，飞般地尾随过去。等他估摸套马杆能够到时，便扬起右手轻轻一抖，绳套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恰好套在狼的脖颈上。大灰狼感到自己大难临头，使出撒手锏：突然收住脚步，掉转头向他扑来。巴斯尔对此早有防备，将马缰朝外一抖，枣红马心领神会，立即朝旁闪身一躲。狼因为惯性，脚下一时倒换不及，一下子被拖翻在地。枣红马风驰电掣飞奔了一程，巴斯尔回头一看，大灰狼被